

wuye
yuzanhua

悦言 著

午夜 玉簪花



绷紧神经

聆听死者的密语

屏住呼吸

体验寒毛直竖的阅读快感

一地白花唤醒沉睡二十年的诅咒……

夜半惊魂戏，一招一式，步步惊心！



广西人民出版社

wuye
yuzanhua

悦言 著

午夜 玉簪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午夜玉簪花 / 悦言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219-07281-3

I. ①午… II. ①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40191 号

监 制 彭庆国
策 划 梁凤华
责任编辑 梁凤华
责任校对 周娜娜 林晓明
美术编辑 王 霞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7281-3/I·1352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第一章	诡影	001
第二章	离奇死亡	034
第三章	墓中无人	068
第四章	园丁之死	091
第五章	神秘人	124
第六章	20年前的罪孽	155
第七章	初露端倪	184
第八章	神秘的徽章	214
第九章	蹊跷的车祸	245
第十章	定时炸弹	273
第十一章	真相	287

第一章 诡影

是夜，一轮昏黄的圆月在云层中时隐时现，如一个心怀鬼胎的窥视者，将一抹黯淡的惨白，不怀好意地洒在了西江市的大地上。

这是一个八月中旬的深夜，潮闷的夜风于这个万籁俱寂的时刻悄然而至，将西江市南郊大岭山坡上一幢别墅院内的银杏树叶拂出一种寂寥的簌簌声，如女人在低吟中的啜泣，伤感而幽怨。

曹诗琪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从椅子上站起来，向晦暝的窗外看去。这几天来，她一直在看一本关于灵魂的书。这本书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魂不附体》，是她逛街时偶然在一个地摊上看到的。书上没有作者的名字，微微泛黄的书页透漏出这本书久远的年代。书中内容大致是讲一个人死后灵魂是否会随同肉身一起进入天堂或者地狱，还是脱离肉身依然存在于现实中的问题。虽然有些玄虚，但她却渐渐着了迷，以至於一连几天都沉湎于书中。

窗外一片幽暗，廓落的院子里静悄悄的。那些在白天生机盎然的花花草草，此刻都被浓重的夜幕所笼罩，显得有些凄清。只有那些高大的银杏树的叶子，随着徐徐的夜风，如一只只黑色的蝴蝶微微闪动着。

曹诗琪将目光转向院子东北角的阁楼。那里面住着她的小叔叔——一个性格有些孤僻的画家——曹子业。

阁楼里依然隐现着如鬼火般昏暗的灯光。曹诗琪知道小叔叔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作画。这个对油画近乎痴狂的怪人的行为始终不被家人理解，甚至于在半年前，那件恐怖的事情开始有规律地出现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对他产生了厌恶。曹诗琪不仅从那些人眼里看出了这一点，而且她还看到了众人的另一种情绪，就是对小叔叔的恐惧。

曹诗琪是家里唯一一个欣赏曹子业油画的人，同时也是曹子业最疼爱的孩子。无论曹子业平时的言谈举止多么怪异，但每当见到曹诗琪时，他的眼睛里都充满了慈爱，而且还经常拉着曹诗琪去他的阁楼，看他新近创作的油画。

虽然曹诗琪对曹子业的艺术很欣赏，但她始终不能明白的是，叔叔的作品为什么大多是京剧脸谱。而且在“生、旦、净、丑”四个行当中，尤为擅长和喜欢画“净”这个行当。

曹诗琪曾在曹子业的阁楼中，看到过许许多多色彩瑰丽的京剧脸谱。而曹子业最为钟爱的作品，是一副蓝花三块瓦脸的窦尔敦脸谱。只有二十岁的曹诗琪，虽然对京剧这一国粹还很陌生，但每当面对阁楼四壁挂着的那些色彩鲜明、形态各异的脸谱，内心总会产生不小的震撼。由此她也向曹子业请教过不少关于脸谱的知识，而曹子业每次都能悉心讲授。

使得家里人对曹子业的行为的不理解转为厌恶甚至是恐惧的事件，发生在半年前的一个夜晚。曹诗琪清楚地记得，那天正好是农历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当时漆黑的穹窿中悬着一轮白得出奇的圆月，在它的四周，还零星地散落着一些如猫眼般鬼魅的星星。

那是将近午夜零点的时候，静谧的曹家大院里忽然传来一声长啸。声音清越，如一把利箭穿破夜幕，射进每个人的房间。

曹诗琪从梦中惊醒，起身向窗外看去。只见在不远处的那座早已破败的戏台上，赫然站着一个人。虽然光线昏暗，曹诗琪还是从那人的扮相和手持的双钩上看出，正是京剧《盗御马》中窦尔敦的形象。不同的是，台上的窦尔敦并没有戴盔帽和具有标志性的红色的髯口，这便使得那张光秃秃的蓝花三块瓦脸在惨白的月光下更显得诡异而狰狞。

随着戏台上窦尔敦的一招一式和字正腔圆的京剧念白，曹诗琪同时也听到了房间外面隐隐传来的杂沓的脚步声和一些人慌乱的窃窃私语。正当她疑惑不解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曹诗琪打开门，爸爸曹子文正神色慌张地站在门口。

“诗琪，千万别出去。”爸爸脸色阴沉地扔下这句话之后，便用力地关上了她房间的门。对于突如其来的这一幕，曹诗琪当时也感到很紧张。她隔着窗户向外看，发现爸爸和二叔曹子森、姑姑曹子梅和姑父高建民都跑到了楼下，正愣愣地向戏台的方向看。

戏台上的窦尔敦在翻了几个跟头，大笑了一声之后，就如同他毫无征兆的突然出现时那样，从众人的眼前倏地消失了，地上散落一地白色玉簪花。而随之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曹诗琪感觉不可思议。

当窦尔敦消失不久，曹诗琪便听到从门外传来了一声尖叫。尖叫声来自曹家的小保姆孙小妹。当她打开门向孙小妹尖叫的方向跑过去后，发现爷爷曹世魁倒在了自己的卧室中。

曹诗琪和孙小妹一起，将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的曹世魁从地上搀起，小心地平放到床上后，才发现爷爷已经不省人事了。

爷爷被120的急救车拉走了。在爷爷住院期间，曹诗琪前去探望了很多次，得知爷爷是因受到强烈刺激而导致了心脏病突发，幸亏抢救得及时，才保住了命。但是，从那次之后，爷爷便落下了后遗症，经常一个人喃喃自语，说一些含糊不清、谁也听不懂的话。曹诗琪也曾尝试着去理解，但始终无法明白。不过，从爷爷曹世魁经常念叨的那些话语中，曹诗琪还是听出了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词——诅咒。他嘴里常念叨：“那是阴魂的诅咒……”

事后曹诗琪也曾向家里的其他人打听爷爷曹世魁所说的“诅咒”，但每个人都讳莫如深，爸爸更是严厉地告诫她，以后不许再打听这件事。

但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在随后的每个月的农历十五，那个阴魂都会于午夜零点之前，出现在那座破落不堪的戏台上。曹家人从此便陷入了这个每月都会出现一次的巨大的恐惧中。但令曹诗琪奇怪的是，虽然每个人都对此事感到惊恐，但从来也没人提出过向警方报案，让曹诗琪感到更为奇怪的是，大家似乎都在极力隐瞒这件事，不希望被外界知道。

但唯有一个人对这件事显得很从容，那就是小叔叔曹子业。曹诗琪当然也曾向曹子业打听过，并且也问过他为什么不像其他人那样害怕。曹子业当时给曹诗琪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而至于曹诗琪的其他疑问，曹子业同家里的其他人一样不愿多讲。虽然如此，曹诗琪还是从小叔叔那深邃的目光中，读出了一种苍凉和复杂。

也就是从这件事之后，家里所有的人都开始对小叔叔厌恶和恐惧起来。理由就是因为他画了太多面目狰狞的脸谱，所以给曹家招来了灾祸，把爷爷吓得精神不正常，使得曹家上下人心惶惶。甚至二叔曹子森还曾怀疑过这个蓝花三块瓦脸的阴魂就是小

叔叔曹子业装扮的。

但是，在农历五月十五那天的深夜，当窦尔敦出现的时候，保姆孙小妹说在阁楼的窗前看到过一个人影，虽然她不能确定那个人就是曹子业，但除了小叔叔，还能是谁呢？他的阁楼，是从来不让别人进的，更何况是在深夜。

当小叔叔承认那天夜里确是自己站在阁楼的窗前向戏台观望后，全家人更加恐慌了。

自此，二叔曹子森又得出个结论，认为这个阴魂窦尔敦是小叔叔故意引到曹家的，目的是想把全家人都害死，然后独霸曹家的家业。

对于二叔的这种看法，曹诗琪觉得很荒谬。虽然小叔叔的性格有些古怪，但为人善良，曹诗琪绝不相信他会干出那样的事。可这个阴魂不散的窦尔敦为什么每个月的农历十五都要出现在自己家，曹诗琪却百思不得其解。虽然作为一名大学生，她不相信那些怪诞的说法，但阴魂的来无影、去无踪，还是令曹诗琪坚定的唯物论信念动摇了。

明晚就是农历的七月十五了，那个蓝花三块瓦脸的窦尔敦又将在午夜前出现在戏台上。曹诗琪低头看了一眼那本《魂不附体》，后背蓦地涌起一股凉意。

“莫非这世上真的有阴魂不成？”曹诗琪用力地摇了摇头，喃喃地说，“如果有，那它究竟是谁的阴魂？为什么偏偏要来我们曹家？它来我们曹家的目的又是什么？”

想到这里，爷爷曹世魁那张布满沟壑的苍老面容和眼神中透露出的惊恐又再次浮现在了她的眼前。曹诗琪的心里涌上一股憋楚，她决定要解开这个谜，恢复曹家的宁静祥和。

但是曹诗琪知道，只靠她一个人的力量很难查清这件事。而且自己身单力薄，万一遇到什么意外，恐很难应付。这时，她想起了一个人。曹诗琪曾听姑姑曹子梅说过，有一个名叫宫浩然的律师，在本市林荫路上开了一家浩然律师事务所。姑姑几个月前同姑父高建民离婚时，找的就是这个叫宫浩然的律师。当时姑姑通过这个宫律师的调查，掌握了姑父婚外情的大量证据。按婚姻法的规定，姑父作为有过错的一方，不仅没有在离婚中从曹家捞到一分钱，而且还赔了姑姑一大笔钱。从姑姑的描述中，曹诗琪得知，这个宫浩然不仅仅是一名律师，而且还是一名私家侦探，曾配合警方破获了不少的大案。

第二天一早，曹诗琪来到了浩然律师事务所。由于刚过八点，事务所里显得有些冷清。

“宫律师在吗？”曹诗琪冲着空荡荡的前厅喊了一声。

“在。”一个年轻的声音从一块写着“主任办公室”牌子的房间里传了出来，紧接着曹诗琪就看到一个身穿白衬衣的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你就是宫浩然律师？”曹诗琪一脸疑惑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胖胖的、个头不是太高、似乎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大男孩。

“哦，是这样的。”男孩用手正了正胸前那条豆青色的斜纹领带，面带微笑地对曹诗琪说，“宫律师去外地调查一起案子，我是宫律师的助理，名叫宫墨，请问你找宫律师有什么事？”

听了对方的话，曹诗琪感觉很失望，她犹豫了一下，问：“宫律师什么时候能回来？”

“说不好。”宫墨说，“你有什么事可以先跟我说，等宫律师回来我可以转告他。”

“是这样啊。”曹诗琪又看了一眼宫墨那张稚气还未完全脱尽

的脸，犹豫着该不该把家里的事告诉这个大男孩。

“你是不是看我太年轻了？”宫墨看出了曹诗琪的顾虑，微微一笑说，“我只是把你要向宫律师咨询的事情记录下来，等他一回来，我马上告诉他。”

“只是我这件事情很急。”曹诗琪说，“而且情况比较特殊，我想还是当面跟宫律师谈比较好。”

“要不这样吧。”宫墨想了想说，“我给宫律师打个电话，你可以在电话里把你的事情告诉他。”

“那好吧。”曹诗琪点了点头。宫墨拨通了宫浩然的手机之后，把话筒递给了曹诗琪。

曹诗琪拿起电话，看了一眼旁边的宫墨，宫墨知趣地走开了。

曹诗琪在电话里，把家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宫浩然。电话那头的宫浩然在听完曹诗琪的叙述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件事情很特别，我接了。不过，我暂时赶不回去，我想把这件事交给我的助理宫墨去办，你看怎么样？”

“他？”曹诗琪有些踌躇，“他能行吗？是不是太年轻了，他不会把事情搞砸吧。”

“放心吧，他在某些方面的能力甚至超过我。”宫浩然在电话里笑着说，“我过几天回去，到时候如果还没查清的话，我会继续帮你调查的。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你要绝对信任他，并且要把你家里的情况如实向他说清楚。”

“费用怎么算？”曹诗琪问，“这件事我是背着家里人做的，我目前还在上大学，没有太多的钱。”

“钱不是问题。”宫浩然笑道，“如果这件事查清了，也等于

解除了你们家里所有人的困扰，我想你的长辈们会为这件事埋单的。现在，你让宫墨接电话。”

曹诗琪冲坐在前厅沙发上的宫墨招了招手。宫墨走过来接过电话，默默地听了一会儿，然后放下电话对曹诗琪说：“情况宫律师都跟我说了，那么，接下来就需要你办一些手续，然后把你家里的情况告诉我。”

当曹诗琪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宫墨讲完之后，宫墨说道：“晚饭后我过去，到时候你就说我是你的同学或者朋友，总之你自己编个理由。”

“好的。”曹诗琪点了点头说，“这件事也许会有危险，你需要我替你做什么吗？”

“只有一件事。”宫墨笑了笑，本来就不大的眼睛更是眯成了一条缝，“既然你是瞒着家里人来我们这里的，那么，你只需要给你的家人一个我去你家的合理理由就行了。”

当曹诗琪刚来到家门口，就看到二叔曹子森和二婶穆凤莲正提着包准备出门。

“二叔二婶要出去吗？”曹诗琪问道。

“嗯，我和你二婶出去办点事。”曹子森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不自在，“你在家照顾好爷爷，我们过两天就回来。”曹子森说完，和穆凤莲一起钻进了停放在院子外面的车里，一溜烟开走了。

“胆小鬼，亏他还当过兵。你二叔是躲今晚出现的阴魂。”姑姑曹子梅略带沙哑的声音突然出现在了曹诗琪的背后。

“那你不害怕吗，姑姑？”曹诗琪扭头看了看姑姑曹子梅那张阴晴不定的脸问道。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曹子梅复杂的眼神中透着一股

寒气，压低声音对曹诗琪说，“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不仅是你二叔，我们全家谁也躲不过。”曹子梅扔下几句让人冒凉气的话后，转身向院子里走去。

看着姑姑离去的背影，曹诗琪身上禁不住打了个寒噤。

“你好，诗琪。”当曹诗琪刚走进院子，便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她扭头看去，只见在小叔叔的阁楼下，站着一个个子高高的大男孩。

“楚君宇。”曹诗琪兴奋地喊了一声对方的名字，冲着男孩挥了挥手，然后走了过去。

“你都好几天没来了。”曹诗琪稳了稳心绪，看着自己面前的这个阳光般的大男孩说，“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作，也让本小姐欣赏欣赏。”

“正在创作中。”叫楚君宇的男孩扬了扬眉毛，笑着说，“前段时间一直埋头创作，今天来，主要是看望一下曹老师，顺便也给自己放个假，出来透透气。”

“画的什么？”曹诗琪问道。

“暂时保密。”楚君宇神秘兮兮地说，“等我画好了，第一个请你前去鉴赏。”

“说话要算数哟！”曹诗琪抬头看着楚君宇那张刚毅帅气的脸，感觉自己的心跳加快了好多。

楚君宇是西江美院毕业的，毕业之后，在西江市艺术沙龙里开了一间工作室。西江市艺术沙龙是一个艺术家聚集的地方，每到周末，就会有一些画展在那里举行。

作为一名画家，曹子业闲时经常出入这个地方，一来是观摩

画展，二来是寻找创作灵感。

曹子业与楚君宇的相识，正是在一次画展上。两个人对画展中的一幅油画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品题。由于观点不同，这两个素不相识的同道中人竟然在安静的展厅中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一起被工作人员请了出去。但从那次之后，两个人竟然因画结缘，成了忘年交。

当曹子业第一次走进楚君宇的工作室看到那些挂在墙上的作品时，他被震撼了。作为一个性格孤傲的画家，他也不得不肯定楚君宇的才华和天赋。

而当楚君宇首次走进曹家，在阁楼里看到曹子业的油画时，也被强烈地吸引了。曹子业的画风恣肆而不逾矩，离经而不叛道，无论从色彩的运用，还是明暗的掌控上，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更令楚君宇惊叹的，便是那些色彩艳丽、形态各异的京剧脸谱。欣赏着这位和自己父亲年岁差不多大的艺术家的作品，楚君宇被深深地折服了。

“我得回去了，诗琪。”楚君宇看了看手腕上的表说，“有一个顾客中午要到我的工作室谈事情，有空我再来看你和曹老师。”

“这么快就要走吗？”曹诗琪有些失望，她以为楚君宇会留在这里吃午饭的。说来也怪，家里人虽然对小叔叔很反感，但对于小叔叔的这个朋友却是很喜欢，尤其是爷爷曹世魁。虽然在经历了那次恐怖的事情之后，爷爷变得有些神神道道的，目光中也总隐含着一种对家里所有人的警惕。但每次见到楚君宇，他却显得很兴奋，拉着他的手讲一些陈年往事。而每到此刻，楚君宇也显得很善解人意，一遍一遍耐心地倾听着那些连曹诗琪都感到乏味的故事。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有耐心？”曹诗琪曾好奇地问楚君宇，

“爷爷的那些故事都重复无数遍了，连我都听腻了，但你每次都认真地去听，难道你不烦吗？”

“能够认真地去倾听老人的话语，就是对老人心灵最大的慰藉。”楚君宇亦曾笑着回道，“爷爷讲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他感觉你是在用心去听。老人的心都是孤独的。倾诉，或者与人交流，对一个老人来说是无比重要的。”

楚君宇曾经说的这番话，曹诗琪记忆深刻。她扭头朝身后看了一眼说：“君宇，你去看过爷爷了吗？”

“刚才去了，他的精神不太好。”楚君宇说，“是不是这几天没有休息好，他看上去有些憔悴。”

曹诗琪心里明白，每到农历十五阴魂出现的日子，爷爷就会显得很消沉。

“君宇，我想跟你说件事。”曹诗琪低头想了想，然后仰起脸看着楚君宇说，“但你要答应我，不告诉别人。”

“什么事这么神秘？”

“我家有鬼，每到农历十五的晚上就会出现。”曹诗琪看着楚君宇的眼睛说，“今天是农历的七月十五，那个鬼今天晚上又该来了。”

“有鬼？”楚君宇先是一愣，继而禁不住笑了起来，“诗琪，你真的很可爱。”

“你不信是吗？”曹诗琪有些急了，拉起楚君宇的手说，“跟我来。”

楚君宇跟着曹诗琪来到了那座戏台前。曹诗琪往上面指了指说：“今晚那个鬼就会出现在这戏台上，你要是不信，晚上你来我家，我带你看。”

楚君宇站在戏台前往上面看了看说：“你见到的那个鬼长什么样？”

“我小叔叔画的那张窦尔敦的脸谱你应该见过吧。”

“是的，我见过。”楚君宇点了点头。

“那个鬼，就是京剧舞台上窦尔敦的扮相。”曹诗琪说道，“从今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晚开始，已经半年了，每逢农历的十五，他就会出现在这个戏台上。”

“如果真如你说的那样，那这个鬼来你家又是什么目的呢？”

“不知道。”曹诗琪摇了摇头说，“不过，每当这个鬼出现的时候，家里所有的人都会感到很恐惧，我爷爷也就是因为那个鬼的出现，才变成现在这样的。”

“为什么不报案？”楚君宇不解地看着曹诗琪。

“家里所有人都不同意报案。”曹诗琪轻轻地叹了口气说，“至于为什么，我就知道了。”

“这倒是奇怪得很。”楚君宇皱了皱眉，“你也从没打听过去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问过，但没人跟我说。”曹诗琪说道，“而且我爸爸还警告过我，不让我瞎打听。”

“对了，君宇。”曹诗琪似乎想起了什么，突然看着楚君宇接着说，“你和我小叔叔的关系好，你能不能问问他，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是你们家的私事，我不方便打听吧。”楚君宇朝阁楼看了一眼说，“而且我和曹老师的交流，只限于画画，我不想让他认为我是一个多事的人。”

“就当是帮我一个忙。”曹诗琪目光中流露出一种企盼，“我不想家里一直这样，一想起爷爷被这个鬼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样

子，我就想哭。”

“那……那好吧。”楚君宇低着头想了想说，“但我不敢保证曹老师会告诉我。”

“试试看。”见楚君宇答应了，曹诗琪立刻兴奋了起来，眼中的忧郁也一扫而光，看着楚君宇说，“君宇，你晚上有空吗？”

“现在还不知道。”楚君宇问道，“你有什么事吗，诗琪？”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想让你晚上来我家，看看那个鬼。”曹诗琪一脸的神秘，“你不是不相信我的话吗，眼见为实，你敢来吗？”

“嗯……”楚君宇看了一眼曹诗琪脸上的表情，点了点头说，“如果没事的话，我一定来见识见识。”

“我希望你能来。”曹诗琪往四周看了看，小声说道，“我雇了一个捉鬼的人，他晚上过来，希望到时候能把那个鬼抓住。”

“捉鬼的人？”楚君宇愣了一下。

“是个私家侦探。”曹诗琪看着楚君宇一脸迷惑的样子，禁不住笑着说，“我瞒着家里人请了一个私家侦探。刚才我跟你说过的，家里人不希望这件事被外人知道，所以，我也只能悄悄地来干这件事。”

“哦，是这样啊。”楚君宇微微地笑了笑说，“你请的是福尔摩斯还是波罗呀？”

曹诗琪听出了楚君宇话中的戏谑，随即把小脸一拉说：“我说的可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你一定要端正态度。”

“好好，我端正，一定端正。”楚君宇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那好吧，你就把你这件严肃的事情跟我说说。”

曹诗琪瞪了楚君宇一眼，把自己请宫墨来家里的事情说了一遍。